

清・徐賓撰

史料
編六

歷代黨

綱

廣文書局印行

題辭



徐子用王留心史事哉抱元遺山
野史亭之志余讀東林黨籍論
序痛哉乎其言王笑矣漢有宦寺
脩朱並之獄唐有清流白馬之禍
宋則元祐之碑同文之黨無他乃

小人攻君子也至明則宦寺為虐
而小人附之其毒浸淫三四十
年至亡國而後止於東林之黨何
預哉今人控乾兒義子則怒之
東林則苛責之宦風俗人心之
趨於陷溺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嗚

呼可以思矣

年家友生宋實彰題

昭陽學舍王大研齋



本書原本多有缺壞大抵在行
末二三字其有案頭史傳諸書
可資校補者已補之無確據者
缺焉已分別注明于眉端原刻有
連接舛錯者亦如之至焉馬魯魚
之類則未遑及之也民國第二甲
寅眾鳥欣有託之際懶散道人

歷代黨鑑總序

自古有朋有黨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三壽作朋孺子其朋此朋之見于經傳者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此黨之見于經傳者也從未聞以朋黨二字合言之以傾陷正人君子以孤人主之勢以空人之國家者有之自西漢蕭望之傳始傳曰恭顯奏望之與堪更生朋黨相稱許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此宦官妄劾大臣之始而劉更生上災異封事以朋黨為小人曰分曹

爲黨往往羣朋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又曰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然望之卒以飲藥自殺堪更生皆坐廢恭顯愈益用事逮至桓靈之世朋黨之禍大興讀范史黨錮列傳未嘗不歛歎太息而流涕也魏有曹爽之黨晉有賈后之黨強半皆小人也唐有佐文之黨牛李之黨有君子有小人其禍猶未酷烈至朱溫柳璨殺裴樞趙崇王贊等於白馬驛凡縉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朝廷爲之一空宋之洛黨蜀

黨朔黨以君子攻君子適爲羣小人旁觀而竊發開
明黨之變局而竟成元祐黨籍之竄錮雖蔡京之肆
惡亦諸君子自相攻擊有以開其釁而激其成也及
紹聖初年章惇爲相召重重修神宗實錄于是時元
祐黨籍止七十三人及徽宗登極蔡京枋國再加百
數黨人刊名于石立於端禮門外書曰元祐姦黨碑
頒行天下凡與京立異者毋論官之大小人之賢不
肖悉列其中得三百九人後因星變用劉達言毀之
毀時京猶勵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南宋紹熙內
禪慶元嗣立韓侂冑心害趙汝愚之功逐朱熹周必

大楊簡輩加以道學之禁後又以道學美名也用劉
三傑言改爲僞學逆黨入黨籍者五十九人凡薦引
結保皆有如係僞學甘伏朝典之辭侂冑封平原郡
王汝愚竄衡州以死及侂冑函首送金黨禁始解而
宋漸衰弱以至於亾明有藍黨胡黨金叛黨也奄寺
之最橫者無如王振劉瑾然猶以一已一時之私憤
加罪朝士或杖或枷爲辱已甚然未敢以朋黨之名
誣陷正人君子孤人主之勢以空人之國家逮嘉靖
以降時局屢更分宜江陵積威所劫人多首鼠兩端
朝無耆艾魁壘禍胎於神宗之末禩毒潰于熹宗之

七年以東林門戶爲題目以封疆道學作排場先陷
構于三朝繼打盡於一網貂璫煽虐彪虎揚湯駕部
檻車紛然四出刀鋸鼎鑊甘之如飴卽漢之黃巾宦
寺唐之白馬清流寧如是烈哉聖主當陽剪除姦僞
而否運未旋一陰潛伏數年之後又相一溫體仁暴
戾堅忍隻手障天傳四明清德之衣鉢操涿州南樂
之兵戈專以朋黨之說中傷善類而聖明墮其術中
正唐德宗所云人言盧杞奸邪我殊不覺也泊乎天
崩地坼江左偏安猶有逆璫餘孽孝子順孫如阮大
鍼楊維垣張捷徐復陽者擁戴奸相馬士英趙舉逆

案與同文之獄速昏主之亾載胥及溺玉石俱焚百
六陽九可不悲哉嗚呼朋黨之禍始於弘恭石顯極
于魏忠賢阮大鍼奄人爲之主士人爲之輔千載以
下覽其事蹟未嘗不歎歎太息而流涕也余幾爲大
鍼所殺幸偷生視息與南沙徐子括綜今昔彙成此
編名曰歷代黨鑑俾後之爲君者觀之必爲明君爲
爲哲后爲臣者觀之不爲賊子不爲亂臣于君子小
人消長之際世道人心剝復之關未必無小補云

歷代黨鑑總序

徐 賓

余嘗讀尚書而知三代君臣於用人之際蓋未嘗不
交相儆戒矣臯陶之謨在知人伊尹之訓在逆忠直
比頑童咸有一德之篇在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
嗚呼觀其以用人之道弼諧於人君者爲何如乎成
王命君陳之篇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
爾乃順之於外又曰毋依勢作威依法以削嗚呼觀
其以事君之道訓率夫人臣者又何如乎至於穆王
命冏伯爲太僕而誥之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
之臣咸懷忠良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嗚呼觀其謹法

先王於用人之德而宮府女謁各守其職如七世七
緯之麗天而芒寒色正無有飛眇伏匿焉者更何如
乎然則千載而下爲人君爲人臣者獨不當法舜禹
君臣都俞吁咈明寅弼亮之風乎乃知四凶生於堯
舜之世若帝不知人則驩兜可以立朝矣少正卯官
乎孔子之列若聖不知人則鄙夫可以事君矣昔人
聞放殛之道有同於兩觀之誅者不其然歟惟其履
霜堅冰之至聖人有以先見其幾不使亂臣賊子由
來者漸而爲之辨之不蚤辨者蓋有在也范曄之言
曰三代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

失祚東都緣闔尹傾國凡其所云喪大業絕宗祀者
莫不皆有其故然究其禍敗之來則又未嘗不白於
用人之失也何彼世主不悟寵佞怙惡疾正害賢而
使君道糝稗朝政陵遲莫知所輓而懷忠抱義之士
起而救之往往如申蒯之斷臂弘演之納肝殺身而
徇捐軀而踐亦不之悔甚至如陳蕃竇武之轉見收
於權閹狼狽虎口慘遭駢僇者之不一其人詎不大
可哀耶乃後之議者絕不諒其亟欲清君之側甘冒
身家之危以蹈忠貞之節猶以其舉事不當失於制
勝而苛責之何哉夫賢者之臨難忘身見危授命辭

嚴氣正性亦猶如器之不能刊方爲圓矣故其功或
無裨於社稷力不自救於顛墜而鐵石之心不復柔
爲繞指以期苟免於小人之牴牾勢固然已獨怪人
主不知小人之交結黨私驅除異已而哲人遘怨大
業頽運良可慨也竊嘗論之小人之欲空人之國者
必假黨議以興獄人君苟或不察則未有不受奄寺
之禍如漢之十常侍唐之北司明之魏璫者矣自兩
漢唐宋以來諸君子論之亦固有不能無朋者然皆
以同道爲朋耳非若小人之奔走勢利趨舍盛衰共
相比周互爲玄黃而自託於其類者也然則君子之

迹旣與小人相左無怪乎小人之惡其異已起而排之矣排之而以君子之居義守正慮其抵巇投隙之無從也不得不借黨人以指目之而且爲之連坐以罪之矣蓋非坐以黨議則安得撫人人之過構人人之非而羅其罪案致其招款也哉惟黨議興可以陷人而罪之矣盡人而罪之則三互之法可行矣五屬之禁可加矣卽感慨波蕩而從之者之流亦可以蔓延而及之矣要之小人推刃君子之情何所不至人主一或不及見察則未有如漢之元桓二帝蔽其政典溺其私邪卒至移其威權徇其奸術歸於亂亡